

满族命名刍议

关嘉禄 佟永功

乙亥年（1995）农历十月十三日，是满族命名 360 周年纪念日。满族命名，是满族形成和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自命名之日起，即以非凡的姿态登上了中国历史大舞台，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为祖国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满族命名，是中国民族史和满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仅就满族命名的有关史实及其丰厚内涵作一粗浅探析。

关于满族命名，清代文献中以《旧满洲档》和《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最详。为明晰起见，兹将两处记载分录如下：

据《东洋文库丛刊第十八》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等氏译注《旧满洲档》天聪九年·2 第 318 页满文罗马字转写为：

juwan ilan de (tere inenggi) han hendume musei gurun i gebu claci manju hada ula yehe hoifa kai. tere be ulhirakū niyalma jušen sembi. jušen serengge sibeï coo mergen i. hūncihin kai. tere muse de ai dalji. ereci Julesi yaya niyalma musei gurun i da manju sere gebu be hūla. jušen seme hūlaha de weile.

汉译为：

十三日（是日），汗曰：“我国之名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每有无知之人称之为诸申。诸申之谓者，乃席北超墨尔根族人也，与我何干？嗣后凡人皆须称我国原

满洲之名。倘仍有以诸申为称者必罪之。”^①

又据清代官修《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庚寅。谕曰：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以上两处记载，内容基本相同，但细加推敲，仍有差异之处。《旧满洲档》中开头一句“han hendume”汉译为“汗曰”，即“汗（指皇太极）说”的意思。《太宗文皇帝实录》则将此句改为“谕曰”，显系皇帝口吻。考查史籍，皇太极此时尚未称帝，仍以“汗”称，其改元称帝是在满族命名后的第二年即1636年。“谕曰”与“汗曰”，一字之差，与史相悖，盖有美化之嫌。又如《太宗文皇帝实录》中“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一句，在《旧满洲档》中并无记载，而是官书杜撰溢美之辞。从以上比较来看，《旧满洲档》的记载系满文原文，文字朴实无华，更接近于历史真实，是研究满族史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太宗文皇帝实录》几经儒臣蒐讨订正，虽保留了《旧满洲档》有关记载之精华，但受官方意志左右，仍不免有修饰雕琢痕迹，权且作为参考之用。

以上所引《旧满洲档》中皇太极关于满族命名的一段话，文字虽然不多，内涵却十分丰富。后金天聪九年（1635）是皇太极继承其父努尔哈齐遗业，精心治理后金国的第九个年头，也是改国号为大清、建元崇德的前一年。这一年皇太极正式改变族称，应看作是满族共同体业已形成的重要标志。从民族学角度审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而又艰辛的过程。满族的先世可以追溯到商周之肃慎，秦汉之挹娄，南北朝之勿吉，隋唐之靺鞨，辽金元明之女真，源远流长，历代相承，而变化发展则是其主流。自明代初期始，散居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女真部

落，为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逐渐向南迁徙。至明中叶之后，女真人基本形成三大部分，分布在祖国东北广袤的土地上，一为建州女真，内分为苏克苏护、浑河、完颜（一作王甲）、董鄂、哲陈、鸭绿江、讷殷、珠舍里等部，分布在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边。一为海西女真，内分为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四部（又自称扈伦四部），分布于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一为东海女真（明人称“野人女真”，清人称窝集部），包括众多部落，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③这不同地域的三大部分女真人，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主要以农业为主，加之地域的优势，与外界的接触和交往较为频繁，社会经济居于先进水平。而东海女真则偏居东北，主要以渔猎为主，居地闭塞，缺乏交流，社会经济水平较为低下。生产力水平的差异，部落内部阶级的分化，外部环境的优劣等诸多因素，加剧了女真部落之间的利害冲突。此时部落贵族对财货、人口的欲望急剧膨胀，贪婪导致强掠，利害驱动征战，出现了“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④的混乱局面。明朝统治者对女真人采取“分而治之”的高压统治政策，也促使女真内部战乱频仍，纷争不已。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齐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以祖、父 13 副遗甲起兵，运用军事兼并、政治联合的韬略，历经 30 余年的大小征战，基本完成了对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大部分东海女真的统一大业，“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 同一音语者俱征服”，^⑤形成了以努尔哈齐为首的强大的部落联盟。1616 年后金国的建立，标志着从部落制度到国家制度、从血缘组织到地缘组织过渡的完成。此时，一个具有共同族源、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生活习俗、共同心理状态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已经基本形成。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缵承令绪，励精图治，对内则“建官分职，纲举

张。持赏罚之平，谨贤奸之辨，严贪黷之禁，开谏诤之途。课农桑以固邦本，设科目以罗群彦，情不隔于尊卑，人无歧于新旧”，^⑥政治为之一新。对外则采取“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不断收降诸部，扩充疆域，以至版图日辟，国祚日隆。随着后金国的日益强盛，以女真人为主体的满族共同体得以壮大发展。皇太极顺应时势，于后金天聪九年采取果断措施改变族称，反映了满族共同体确已形成的客观事实，昭示了满族共同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趋势。

皇太极更改族名，其中心点是改诸申称谓为满洲。“珠申即女真之对音，亦即肃慎以来之古音也。”^⑦查考史籍，在历史上，女真又称“女直”、“朱里真”、“诸申”显然这是指称全族。“随着明代女真阶段分化，‘诸申’逐渐下降为依附民的名称，不再指称全族。”^⑧这一论断是否正确，需要足资可征的史料加以印证。《满文老档》是清入关前用满文写成的编年体档册，是明末清初满族入关前在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各种活动的官方记录。内容广泛翔实，史料原始可靠。其中关于“诸申”的大量记载，为我们研究“诸申”及其衍变提供了确凿可信的依据。“诸申”作为族称，即女真人的统称，在《满文老档》太祖朝和太宗朝档册中不乏记载。据《满文老档》天命四年九月至十二月条载：“迨至是年，自明国以东，至东海，朝鲜国以北，蒙古国以南，凡属诸申语言之诸国，俱已征服而统一之矣。”^⑨又据天命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条载：“得辽东后，本欲设诸申官员管理，但恐尔等因与新附之民语言不通而受劳苦，故令汉官管理之。……汉官索财乎？诸申官索财乎？其违背我言勒索财物，扰害国人之官员，必贬谪之。其不违我言中正贤良之官员，必擢升之。如有不愿归汉官而愿投诸申官谋生者，速来可也。”^⑩天命七年三月十一日条载：“是日降书曰：诸申、汉、蒙古三国业已合。然三国之光棍盗贼，尚无畏忌。”^⑪仅举以上《满文老档》太祖朝三条关于“诸申”的记载，不难看出，“诸申”与汉、蒙古、朝鲜诸族相对应，确指族称而言。在《满文老档》太

宗朝档册中，明朝官员及朝鲜使臣给后金国信函中所书“诸申”称谓亦即指族称。如天聪元年三月初五日条载：“出使去宁远之方吉纳、温塔布偕明三人，赍袁都堂及李喇嘛书各一函。袁崇焕书曰：‘诸申汉人死于辽东之野，草被染污，天愁地怨，可怜至极，皆为此七恨’。”^⑩又据天聪二年三月十八日条载：“朝鲜使臣十赍书至。书曰：……正月十一日，有二十余人，不知系诸申或汉人，乘白马由镇江后山无人处横路向海驰去，似往投毛文龙者。”^⑪此外，在《满文老档》中，皇太极在一些场合涉及“诸申”之言指的也是族称。^⑫大量史料表明，“诸申”作为女真人的统称亦即族称，曾经通行于后金国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随着后金国在辽沈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女真人内部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导致“诸申”逐渐沦为依附民，原来作为族称的“诸申”含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更改族名的一段话，矢口否认“诸申”为女真人之族称，断然更改族名为“满洲”，对此不应简单地认定是皇太极的个人行为，而应看作民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民族属于历史范畴。皇太极更改族名，既有客观历史条件，亦有主观人为因素。以客观而论，其一，天聪九年，是后金国蓬勃向上的发展时期，皇太极的文治武功取得显著成效，作为后金国的中流砥柱——军政合一的八旗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大批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外族人被编入八旗，不同民族成分的融汇，使八旗成员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业已形成，“诸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不能指称全族。其二，在后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女真社会的阶级分化呈现明显变化，“到皇太极时期，诸申（女真）成员更加急遽向两极分化，少数上升为奴主，而大多数下降为农奴或奴隶，诸申（女真）这一族名不再能通用于全族。”^⑬显见，此时诸申已成为后金社会中大量地位卑贱的人的专称，根本代表不了后金统治集团中以皇太

极为首的达官显贵。其三，皇太极说：“诸申之谓者，乃席北超墨尔根族人也。”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席北与锡伯同音异字，席北指的就是东海女真中的锡伯部。诸申之称谓，既代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也代表东海女真，锡伯部为东海女真之一部，当然也被称为诸申。“超”与“绰”同音，指的是锡伯部的发源地。据沈阳太平寺锡伯族家庙满文碑文记载：“具有光辉历史和古老传说的锡伯部族，原先环海拉尔东南扎兰绰罗毕喇流域而居，以后在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讷等处，被编成七十四个牛录，住了四十余年。”^③碑文中明确记载了锡伯部族的祖居之地，即环海拉尔东南扎兰绰罗毕喇流域。据王钟翰先生考释，《乾隆内府舆图》上有“绰尔必拉”（“必拉”与“毕喇”均系满语“河”字的同音异译），一作“绰勒河”即位于今海拉尔市东南扎兰屯（今布特哈旗）西南一带的今绰尔河。碑文上“绰罗”应该就是《乾隆内府舆图》上的绰尔。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齐曾击败过“叶赫等九部之师”中的“北嫩河席北部”。北嫩河即今嫩江上游，绰尔河正是嫩江上游的西北一支。^④“墨尔根”系指地名，《清文总汇》有 *mergen hoton* 一词条，注为“墨尔根城属黑龙江。”^⑤笔者曾于 1985 年赴黑龙江流域考察，今嫩江城即清代之墨尔根城。皇太极所说“席北绰墨尔根族人也”中的绰即绰尔河，墨尔根即嫩江流域的墨尔根城，皆为席北（锡伯）部族早期栖息繁衍的居住之地。至于“族人”，系满语 *hūncihin* 之汉译，查《五体清文鉴》注为“亲”^⑥，《清文总汇》注为“亲戚之戚一姓之人”^⑦，《满和辞典》注为“一姓之人，一族，同族”^⑧，《满汉大辞典》注为“亲属，亲戚，亲族”^⑨。从清代辞书到当代辞书，*hūncihin* 一词释义基本相同，“族人”译法恰如其分，可看作具有血缘关系之同族人。皇太极的话可以理解为，当时地处边陲的锡伯部族确已在后金国的势力范围以内，锡伯族人已属后金臣民，当时“诸申”社会地位已下降为依附民，把已收服之锡伯族边民与“诸申”联为一族，在当时顺理成章，不会有何异义。皇太极改诸申族名为满洲，其主

观因素也是由后金国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天聪九年，后金国版图日扩，实力大增，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均有长足进展，后金国兵两次入关（1629、1634）威逼北京，声势大振，其后拥戴皇太极为帝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皇太极喜获传国玉玺，进一步加速了其帝业思想的形成。据《旧满洲档》记载：天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出征之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岳托贝勒、萨哈廉贝勒、豪格贝勒征讨察哈尔国获玉玺来献。此玺相传为历代传国之宝，后为蒙古大元国所获。”^②诸贝勒喜称：“我汗有福，天赐此玺也。”^③九月十九日都元帅孔有德奏曰：“我观古时，每有受命之君，必有赐命之兆。古时凤凰飞临文王之殿，今日汗之得此宝玺，二兆皆为一体也。此宝非比寻常，乃汉时所传，至今已有一千余年矣！他人未得而独为汗所获者，盖汗爱民如子，顺时应天，故上天置千里之遥于不顾，赐汗九重至尊，造福于天下无疑矣！不唯我一人喜不能寐，即中外之人亦欢欣鼓舞。尧舜之一统天下今日再现矣！欢呼雀跃不止。”^④总兵官耿仲明奏曰：“夫印者乃天子所掌国家之至宝也。既主天下，必当用之。……汗当速成大业以副臣民之所望。”^⑤十月初一日，举国诸汉官、生员、昂邦章京石廷柱等进表曰：“……汗谨遵天意，顺应人心，兴师致讨，终获镇国之宝，吉祥之兆可见，临御之机已至矣！”^⑥众王公大臣鼓动“顺时应天，临御称帝”的强烈呼声，迎合了皇太极笃信天人合一正统思想，善于汲取汉文化精髓，具有强烈进取意识而欲争夺天下的心理，皇太极抓住了喜获传国玉玺的契机，毅然迈出了改元称帝夺取天下的坚实步伐。若欲称帝，必先正名，更改族名，则为首要之举，这是一个顺应时势的重大决策，“嗣后凡人皆须称我国原满洲之名。倘仍有以诸申为称者必罪之”，皇太极的话实际上已成为后金国人人必须遵循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命令。皇太极的主观进取意识还表现在，出于政治需要，他以史为鉴，为缓解民族矛盾，弥合民族感情，早在天聪五年（1631）即向明朝大臣申明：“于进征北京之际，屡致书欲和，而明君臣，惟以前宋帝

为鉴，竟无一言回报。然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天时人心各不相同。^{31②}而在此前两年，即天聪三年（1629）十二月十一日，皇太极遣贝勒阿巴泰、萨哈廉在良乡祭奠金太祖、世宗时，祭文中却自以金朝完颜氏后裔为荣，“二帝功高德盛，予中心缅怀，梦寐景仰。”^{32③}这种思想变化，反映了皇太极亟欲消除历史上的民族隔阂，化解由来已久积淀至深的民族矛盾，不惜否定族源，重塑自身民族的形象，这是他追求统驭全国，使明朝君臣百姓忘记前朝旧仇，所采取的一种灵活的政治策略，正如前辈史家所论：“国号为清，乃禁人称金；国名为满洲，乃禁人称女真。清实录中有‘禁人称诸申，务令改称满洲’之文。”^{33④}又说：“太祖时已定国号为金，或称大金，亦称后金，是犹以女真先世帝号为荣，欲为绍述而已。至是乃辟而去之，直以金之半壁天下为未足，易一号以自标帜焉。”^{34⑤}

皇太极定族名为满洲，不无历史渊源。在他更改族名的那段话中，开宗明义指出：“我国之名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据《旧满洲档》天聪九年五月初六日条记载：“率兵往征黑龙江方向虎尔哈部之诸大臣，携招服之诸头人及优秀者谒见汗。据招服之名为穆克西科者告曰：‘吾之父祖世世代代生活于布库里山下布勒霍里湖。吾之地方未有档册，古时生活情形全赖世代传说流传至今。彼布勒霍里湖有天女三人——恩库伦、哲库伦、佛库伦前来沐浴，时有一鹊衔来朱果一，为三女中最小者佛库伦得之，含于口中吞下，遂有身孕，生布库里雍顺，其同族即满洲部是也。’^{35⑥}这段神话传说多被清代官书稗史所收，备受清代统治者推崇，成为天人合一神权思想的佐证，更为满族命名找到了充实依据。乾隆朝钦定《满洲源流考》中明确指出：“满洲本部族名。”^{36⑦}又说：“我国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称满珠。而汉字相沿，讹为满洲，其实即古肃慎，为珠申之转音，更足征疆域之相同矣。”^{37⑧}查考《满文老档》，自天聪元年起，即多次使用“满洲国”称谓。^{38⑨}以上例证表明，“满洲”之用确有渊源可考。尚

有一说，认为“满洲”与喇嘛教有关。据钦定《满洲源流考》记载：“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毗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毗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当时鸿号肇称，实本诸此。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⑧皇太极尊重佛教，确是事实。以佛号曼珠为族称确有一定道理。笔者以为“满洲”为本部族名，更为妥切。

360年前，皇太极对满族正式命名，大大增强了满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促进了满族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满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可以说，满族命名日，在中国民族史上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⑨皇太极在天聪九年果断地改族名诸申为满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大胆而富于远见的重大举措，这固然是时势所趋，但不能不看到皇太极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既善于吸收继承，又勇于革故鼎新，他能顺应时势，一改守旧之风，独创新的天地，为满族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皇太极作为那个时代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开明君主，他的鲜明的革新意识，强烈的进取精神，开阔的发展眼光，独具的自尊心态，至今仍然留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注释：

《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年5月出版）第129页。

《太宗文皇帝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卷25）。

《满族简史》（中华书局 1979年8月出版）第15页。

-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1 第 3 页。
- ⑤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3 第 8 页。
- ⑥ 《太宗文皇帝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序第 1 页。
- ⑦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出版）下第 373—374 页。
- ⑧ 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出版）第 744 页。
- ⑨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 年 3 月出版）上第 117 页。
- ⑩ 同上书第 264—265 页。
- ⑪ 同上书第 355 页。
- ⑫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 年 3 月出版）下第 814 页。
- ⑬ 同上书第 882 页。
- ⑭ 同上书第 806、966 页。
- ⑮ 王钟翰：《清史新考》（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7 月出版）第 47 页。
- ⑯ 同上书第 245 页。
- ⑰ 同上书第 246 页。
- ⑱ 《清文总汇》卷 9。
- ⑲ 《五体清文鉴》第 1214 页。
- ⑳ 《清文总汇》卷 4。
- ㉑ 《满和辞典》第 219 页。
- ㉒ 《满汉大辞典》（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出版）第 364 页。
- ㉓㉔ 《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5 月出版）第 104 页。
- ㉕㉖ 同上书第 117 页。
- ㉗ 同上书第 125 页。
- ㉘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 年 3 月出版）下第 1140 页。
- ㉙ 《太宗文皇帝实录》（台湾华文书局）卷 5 第 46 页。
- ㉚ 孟森：《明清史讲义》（中华书局出版）下第 373—374 页。

- ③① 同上书第 387 页。
- ③② 《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5 月出版）第 55 页。
- ③③ 《满洲源流考》（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出版）部族一满洲第 1 页。
- ③④ 同上书第 28 页。
- ③⑤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 年 3 月出版）下第 805、806、875 页。
- ③⑥ 《满洲源流考》（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出版）部族一满洲第 1—2 页。
- ③⑦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恩全集》第 8 卷第 121 页。

从满洲族名看清太宗文治

金 启 琮

将女真改名满洲这一件事做为满洲族（以后简称满族）的一个新的起点，确实值得纪念。这一改称其影响面之大不仅限于满族，简括起来说，这是清太宗皇太极文治上的一件大事。

满洲族和女真族本是一个民族，在金朝灭亡以后，女真人常借女真族和金朝做为重新统一女真各部和恢复金朝统治的宣传口号。元朝末年辽东的锁火奴和辽阳的兀颜拔鲁欢两次起兵反元，都在 1348 年（元顺帝至正八年），还在刘福通起兵的 1351 年（至正十一年）的三年以前。他们都自称大金子孙，但因不久即失败，没人注意及之。^①1616 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起兵自称大金^②并造作祖先传说出于“佛固伦”（满语 Fe-gurun “故国”即金）^③当时必是利用女真族和全国做宣传，利于统一东北的女真各部。锁火奴也好，兀颜拔鲁欢也好，努尔哈赤也好，都谈不到有统一中国的大志。

到了皇太极时情形却不同了，当时东北、内蒙已统一，要进一步经略中原，就要有统一全国的大志，而当时也具备了统一全国的有力的舆论条件。这些舆论条件是：

一、1634 年（明崇祯七年、金天聪八年）十二月，蒙古墨尔根喇嘛带着嘛哈噶喇像投降。^④嘛哈噶喇是元朝帝师八思巴为元世祖忽必烈汗铸造的金佛像。以后元朝历代皇帝即位前要供奉它。它可以说是元朝皇帝和蒙古大汗的象征。^⑤因此，皇太极特在盛京（今沈阳），建立了实胜寺，寺中起嘛哈噶喇楼以供奉之，可见对

这件事的重视。

二、1635年（明崇祯八年、金天聪九年），五月命选译辽、宋、金、元史；六月从林丹汗处得到传国玺。传国玺在封建社会是全中国正统皇帝的象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六月得传国玺。十月就改了族名。

以上这两件偶然得到的宝物，就成了皇太极要作全中国皇帝兼蒙古大汗制造舆论的证据。

与此相反，金的国号和女真族名反而成为统一全国的障碍。为什么呢？

一、1621年（明天启元年、金天命六年），后金兵攻破辽阳，明朝就停止对房山县金代诸陵的享祀。二年，又尽毁金代诸陵，断绝水脉，剥案山之皮以坏风水。三年，又在金陵废墟上建关帝庙以镇压之。^⑧这虽是出于魏忠贤的命令，但从中可以看出汉人对金和女真旧怨之深，深怕其后裔再统一中国。对这件事太宗皇太极曾一再解释，如致祖大寿书中即曾说“我兵至北京，谆谆致书，欲图和好。尔国君臣惟以宋朝故事为鉴，亦无一言复我。尔明主非宋之苗裔，朕亦非金之子孙，彼一时也，此一时也。”^⑨

二、若继承女真族再建一个金朝，充其量不过半壁江山。所以继金，远不如标榜继明和继元。我们可以看出清太宗曾用政治力量，硬说自己不是女真族，因为女真族称容易在汉人中引起对“靖康之役”^⑩的旧怨。改称“满洲”（出于曼殊师利，“曼殊”即“文殊”），使崇信佛教的汉、蒙、藏三大民族，反而都有好感。^⑪

三、接着改国号金为清，因称金易引起汉人的旧怨。“清”这一国号，日本学者认为“金”“清”满洲音相近，此说不确。满语专家必能证明：金与清读音并不相近。^⑫“清”应是“明”的同义词，有与“明”比美之意。从太宗改元“崇德”，可为旁证；“崇德”与“崇祯”亦有比美之意，此必出于汉大臣之谋划，非出于满洲语文之音近也。从以后清的政治机构大体继承明制，清圣祖南巡拜明孝陵，都可看出清表示继承明之意^⑬至于清继承元，

如前面所述自察哈尔林丹汗处获麻哈噶喇金像及传国玉玺，足以为继承元朝皇帝兼蒙古大汗之有力凭证，故蒙古各部除承认清帝为中国皇帝之外，更重要的是并承认清太宗皇太极继承了蒙古大汗成吉思汗的汗统。女真本与蒙古族类相近，久通婚姻，明正統年间，也先东牧，女真又曾在蒙古统治之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女真势力已经兴起，以致喇嘛教寻找传教之政治后盾时，早已取中东北之后金。连极西之卫拉特部喇嘛也寻找借口去盛京晋謁太宗皇帝，及 1642 年（崇德七年），西藏正式遣使，即以元朝时尊称元世祖之“曼殊师利大皇帝”之号尊称太宗。曼殊师利之尊称，清从喇嘛处当早已知之。^⑭又，有清一代扶植喇嘛教独尊章嘉呼图克图，所封国师亦唯章嘉一人，概因章嘉原系花教后皈依黄教者，实元代帝师八思巴之法裔也。清命章嘉司内蒙及内地宗教，亦因元之旧规。令章嘉驻锡多伦，概多伦即元上都之地。^⑮种种措施，无不有承元之意在。至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之大蒙古包宴，实即元朝之“诈马”，山庄正门名“丽正”，直用元大都正门之名，蛛丝马迹都可以看出，故太宗改族名、国名后是标榜上继明朝和元朝的。清帝既是中国皇帝，同时又是蒙古大汗，但绝不是女真人和金国之后。

四、清对明朝四夷馆所编之《女真译语》所采明代东北女真各部向明朝进贡之表文，列为禁书。^⑯禁，不只是掩饰清之先祖曾为明朝属下，更重要的是掩饰女真和满洲、金和清的关系。所以在清朝前期，一般人几乎不知有女真文字存在；直到道光以后，刘师陆、麟庆发现《女真进士题名碑》才开始有人研究。至于民间从小说到戏剧，凡关于宋、金之间的事，都以宋为正面，金为反面，把岳飞和关羽并列。特别在满族民间，《岳传》广为流传，清初尚有满文译本。八旗营房中对岳飞甚至尊称为“岳老爷”，与称清的护国神关羽为“关老爷”同等敬重。^⑰

清太宗强行改族名、改国号，并用政治力量推行，其贯彻力量之大，于此可见。其目的非常明显，即减少统一全国的阻力，而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收实效。统观封建社会各朝，有一极值得总结的规律：凡对民族关系及其措施，处理得当者，统治时间就长；凡处理民族关系及其措施，不当者，统治时间就短。满族所建清朝，以一个人数较少之少数民族，能团结汉、蒙、藏三大民族统治全国将及三个世纪之久，诚属不易。其种种措施，都值得总结和借鉴。改女真族为满洲族仅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于此可见清太宗文治的成功。

今当满族命名 360 周年之际，不但应纪念满族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诞生；更应纪念、总结满族在历史上团结汉、蒙、藏及其他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辉煌大业。

注释：

《元史》卷 41（顺帝四）：至正八年（1348）三月...“辽东锁火奴反，诈称大金子孙。水达达路脱脱禾孙唐兀火鲁火孙讨擒之。……辛酉，辽阳兀颜拔鲁欢妄称大金子孙受玉帝符文竹乱，官军讨平之。”

《清史稿》卷 1《太祖纪》：“天命元年丙辰（万历 44 年）春正月壬申朔，上即位，建元天命，国号金。”

见金启琮《佛库伦考》（《清史研究通讯》86 年 1 期）。

《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十二月丁酉：“墨尔根喇嘛载护法嘛哈噶喇金身至。初元世祖时，有帕斯八（即八思巴）喇嘛用千金铸护法嘛哈噶喇像，奉祀于五台山，后请移于沙漠。又有沙尔巴库图克图喇嘛，复移于元裔察哈尔国祀之。墨尔根喇嘛见天运已归我国，……于是载佛来归，上闻之遣毕礼克图囊苏迎至盛京。”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2《受佛戒》：“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今上（元顺帝）之初入戒坛时，见马哈刺佛（即嘛哈噶喇）前有物为供，因问：‘此何物’？曰：‘羊心’。”可见元朝皇帝即位前要祀嘛哈噶喇。

- ⑥ 清·奕绘《明善堂集》卷6《谒金太祖世宗陵》注：“按（康熙碑）载：‘明天启元年，以我大清兵破辽阳之故，遂停金陵享祀。二年，又尽毁诸陵，绝断水脉，剥案山之皮以坏风水。三年，复作关庙以压之，皆魏竖意也’。”
- ⑦ 见王先谦《东华全录》之《天聪六》卷。
- ⑧ 宋人对金人于靖康之役，劫掠徽钦二宗，衔怨甚深。所记述除《三朝北盟会编》、《北狩见闻录》数种外，多系伪托以洩忿者。近人考证，有谓岳飞《满江红》词，亦为明朝人伪托之作，由此可见一般。
- ⑨ 曼殊师利大皇帝之尊称，西藏最初用之于元世祖忽必烈汗，以后又用之于清太宗皇太极及清圣祖康熙，非专称皇太极者。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中国各民族所信仰，除汉族外，女真族始于努尔哈赫，蒙古族始于阿勒坦汗。
- ⑩ 参考日本、稻叶君山著、但焘译《清朝全史》第十八章。
- ⑪ 见王先谦《东华全录》及《清圣祖实录》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各卷。
- ⑫ 参考清，必勒衮·达赖《博克多·内齐托音·曼殊锡礼传记》（《内齐托音一世传》），当时藏传佛教喇嘛寻找种种借口往谒太宗。如托音一世，一日见一杯水倾洒流向东方，遂扬言应东行晋谒太宗皇帝。
- ⑬ 见《元史》卷202《八思巴传》。八思巴在元世祖即位时，封为国师，授以玉印。卒后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其法嗣代代相承。按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为元代国师八思巴的法裔。
- ⑭ 《女真译语》清代向不为人所知。刘师陆、麟庆发现《进士碑》时仍不知有此足资参考之书。1896年德国葛鲁贝（Dr. Wilhelm Grube）：《女真语言文字考》（Die Sprache und

Sehrifr) 出，我国罗福成、王静如诸先生始研究之。

- ⑮ 满族中之敬重岳飞，由来已久。北京七十岁以上之满族，皆能知之。而以八旗营房中为尤甚。辛亥以后，过于宣传民族界限，又从民族角度宣传岳飞《满江红》词，使岳飞在满族中的信仰地位反而下降。此事无人注意及之。